六中曷

內中号

光緒二秊浙江書局
據明世德堂本斠刻

B
128
.W42
v.1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薦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

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葢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

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尙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亾矣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亾闕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敎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

揚雄二書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倞其亮反況文中子非荀楊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藴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洽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

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敎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

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篇目

正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文中子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堤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

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亾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

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

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四者由紛亂故 子不豫 屬疾 聞江都有變 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 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 自漢末亂至隋◎泫胡昳反 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亾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 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亾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

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主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

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
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
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
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襃貶
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
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
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孟子曰大而化
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
始之事歟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

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

之預議者也 預朝政 令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知正 人不知 使人從 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 知文音不 知和德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 知華辭不 知實道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 禮壞樂崩文 喪天下可憂 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 蕩 傷 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援于眷反 門人皆霑襟焉 哀隋將亾。 霑知廉反

子曰或安而行之 聖人 安仁 或利而行之 賢人 利仁 或畏而行之 中人 強仁 及其成功一也 積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 中人之德異 賈瓊 門人 未見 習書至桓榮之命 纘書有桓榮之命篇榮 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 曰洋洋乎光明之業 光武 明帝 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 初光武立 東海王強

爲大子强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爲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勸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湻氣

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引古驗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特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之國

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吾察之久矣目恍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皃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眞主以然哉知隋運亾又未遇太

宗所以恍忽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五舉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爲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沴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沴閭計反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

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竝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

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荆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己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illegible]猶子也

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衞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愼矣愼言而己曰仁乎愼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愼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爲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爲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

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辥收問
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
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
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
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體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
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
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
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
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見子見劉孝

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
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絶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
任公不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
知人耳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
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
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
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言

文中子中說卷一　終

總校宗肇鈞分校王彥起
沈彤元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素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斷而勇）威也和而博（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

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
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
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
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
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
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
身殁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
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
仁乎似忘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為公

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塤篪塤土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塤銳上平底六敎篪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亾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緑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

(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爲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挺執)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攻異端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孝則知父之慈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

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王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禍己）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爲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

四者惟義所在 惟有道者能之 有道義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

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 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 亾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 不仕郎農四民何逃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禮不闕

辥方士問葬 方士未見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 封域之制無廣也 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 不居良田 妨農 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 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

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 敬謂不敢無之遠謂

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為苻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帖然溫矣先黜尸素然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

文時作相宣物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
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
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常曰
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權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至子曰
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
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
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
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
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

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救楚王徙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公也小人懷其生恕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

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湻則舉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駮久矣駮雜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大義之蕪甚矣荒蕪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

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為政有所持循一本作修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知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

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爲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竝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賾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

何有去

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大衍之一不可得而見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

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

或問王隱隱字處叔

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

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

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壽字承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韋耀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

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范甯字武子爲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

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

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眾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邱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禮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爲儒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

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注見上懣昏也懣七囷反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

或問揚雄張衡

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

子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姦則賊）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詔冊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

銅川夫人好藥（母）子之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

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銳反）

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兒之心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
朱昌壽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不足觀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

寶故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
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水之
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
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
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與言子以拒之
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
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
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
養己歎反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

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掌國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亾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狐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

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邃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訝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

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薛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中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子游之而已君弼不悅而退子

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鄒竟誅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垂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為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冶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妍侈此冶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

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筠字元禮爲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

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册皆陵爲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爲學士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

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

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

謝脁淺人也其文捷

脁字玄暉

爲齊新安王記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揔詭人也其文虛揔字揔持與陳後主爲長夜之飲相和爲詩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喪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旨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爲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持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爲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爲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仕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

尙書召子仕隋尙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蜀僻遠以藏用署常恕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揚雄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

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愔乎愔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愔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

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爲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貴非賢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署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變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語

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

薛收

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子謂

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

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之賊害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遴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

（才辨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亾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爲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也

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偪
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枉愛民節
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
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
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訟
革而已不敢辯與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
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
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則論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
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

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敦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眞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忘哀子

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椁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亾者生所御物塗車蒭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蒭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蒭靈者善謂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

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旣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爲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顚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顚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

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爲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

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內也曰者假周公爲言也）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文中子中說卷第三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 朱昌壽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禽私而恕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爲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潛寢省漸也 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亹亹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爲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 談名理不窮其變或曰失於介或失於放

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

曰劉伶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

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閾曰可乎

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

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

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

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

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德同志二子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元流司馬

談爲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眞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眞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眞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者

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鄘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

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日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

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

入關依宇文泰字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竝陷九年又征之山東漸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光伯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終日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雜入尼父之門矣）凌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正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致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

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敎何如曰西方之敎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亾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盡官乎官仕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皆舍道子曰誠哉信有此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

道荀氏有二仁焉彧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彧飲藥而死彧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畢事愼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彧初仕漢漢亾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鎭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旨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

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劒珮鏘如帶劒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爲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鄁柏舟言仁不過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仕不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湻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

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眞高莫窺測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爲能也淡故簡或曰廣廣泛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泛愛中有擇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居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

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曰策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襄讚曰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箴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割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

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比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干旄而遺之（干旄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虛飾）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子謂

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朋友貴久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弟不飲酒食肉鄱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鄱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未見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中子彼謂文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

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也理遣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

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汪熙荚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行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

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
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與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
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
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
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
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
湯武同中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
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
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爲二道子曰自汝觀
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
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

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遑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

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
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
有命遂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
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
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
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
懸於己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
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
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

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問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貴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

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皆衢爲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聞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幷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續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勤拳委曲以禮誡之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

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爲趙王倫所簒懷帝蒙塵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圜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

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關朗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 釋儒老 子曰政惡多門久矣 教不一則政多門 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 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 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眞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 子讀洪範讜議 安康獻公擬皇極讜議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 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鄆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 鄆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

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卽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子曰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

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隕穫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纕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纕七回反經徙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

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避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盥古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并）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竝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

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苞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王而有臣乎漢制以亾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褅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卹人之心則正褅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

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爲苟簡之政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名實稱二帝三王是以富人則可與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亾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爲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爲德蓋遠子在

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為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兔爰之卒章也王國詩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刻動易可知為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末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則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爲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下德可知矣天皇國戰無爲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愔於斟反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爲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弒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

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爲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將末君命故云事楚公行子饑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不苟言皃汎乎利而諷之無闘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子曰元終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眞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僭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

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為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亾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文明

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桓靈蓋帝偷壽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辨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爲詩樂爲雅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門

久矣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汪熙荄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　逸　注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illegible]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illegible]

薛收問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子謂任薛王劉徐陳之將升古也何以稱譜者古[illegible]

B
128
.W42
v.2

文中子中説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　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王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劉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

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爾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爲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苻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眞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畱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元子爲晉將軍破李勢平苻健

有功爲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爲慕容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

為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荅旣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

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本陶曰贊贊襄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公朝其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續書有誠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定傾之誡自無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誣其知命者之所爲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

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爲未是也知命爲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定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築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皐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

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省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爲僕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

子曰無闢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闢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襃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徼曲中蓋權行取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竝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爲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六經續而彝倫敘子出自蒲

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晉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爲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爲宿未忍去

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彖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爲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偪下下不僭上

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修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修於家也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程元問六經之致續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

歷者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歷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贊易道以申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

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處居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乖則我再三伸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猒者乎言我但好學不猒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

存(因所見而存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動而中不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不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矜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緩傷絃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磻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

曰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 子遽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摇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 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 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文中子絳州有撰此操子之夏城夏城縣

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 知道者蓋默默焉 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

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斥收者不有言
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卽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
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
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
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
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學亂世羞富貴竇
威能之好禮儉肅竇田候反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時陳叔達謂子
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
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

遇程元賓威於途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爲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爲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竝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言而已問東

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爲名孰爲俗孰爲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

矣 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 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 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 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 叔達時爲絳郡守 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 絳州城縣 夏陳守令勸吏息役 見役民慮其師 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 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 楚公見上註 子曰瓊汝將閉門卻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 古人杜門卻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 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將謂眞閉門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運奇

一時之用無爲長世之圖文中子以爲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郎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爲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苟不能行猶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爲之義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之非自立也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盖友矣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

總校楊文瑩 分校 王彥起 汪熙葵 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注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訴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象云也瓊溫事楚公不預事

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爲問子荅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

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道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李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

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未成化是未光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非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爲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

茲茲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邪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

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

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

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

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

先王之民矣子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

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受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

中原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

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

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爲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瑯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

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爲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爲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簒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簒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亾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亾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亾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亾也春秋書梁亾言自亾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尙淫靡之文自取亾國故曰自亾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亾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亾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也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伐南燕禽慕容超後伐秦姚泓

平洛陽修謁五陵畱于義眞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亾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亾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之以其未亾而必奪之也其已亾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亾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亾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亾葢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䘏秋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

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喻己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亾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尙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爲善長在孟子四端爲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

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
盡者神明殛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爲則退藏於
密不能盡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裴晞
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
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
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簒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
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
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
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

後人視我亦將識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齪測角反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穿窬者爾窬容朱反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積綱詠古詩也積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荅以家人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

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亾先王之道埽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矣春正矣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雖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句踐是

也有始有卒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其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其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傚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閒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

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
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
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
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
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
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亾
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
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

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閒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迹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爲詞乎易不云乎

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爲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爲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上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亾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亾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彊母郭

后有罪廢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益强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乎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矣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墮矣惠帝衷太子遹本加師訓而立果墮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厤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厤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總校楊文瑩　分校王彥起　許誦禾　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注

子謂魏相眞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爲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略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子曰孰謂齊文宣瞢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卽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瞢於爲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瞢楊愔字遵彥事迹注見上）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汚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汚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密吾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汚迹保晦其心密矣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知十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也潛隱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

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謷謷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其輔遠賢也賈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爲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終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爲矣言隋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生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奧賾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諸入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

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喆陟列反）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嘻嗃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

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爲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

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爲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與（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正以義與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與）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棄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子居家不暫舍

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舍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己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

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
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
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
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爲也老子云善戰不
陳時可無爲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言董常聞文中辯知時也
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爲謗
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
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
矣如天不息者益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

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王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游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愼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

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　斯已矣斯隋不能舉　收曰何謂也子曰
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
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
偷也偷薄也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　且貴賤有
等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　子
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　薛收曰辯
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奧則言辯非務其辯也　房玄齡請
習十二策誦習　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　虞世

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弑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罹死)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爲公孫宏所抑退免以著書爲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襍學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蠹也忿懥者仁之螣也纖恡者義之蠹也(蝥螣蠹皆喻害物〇蝥亾遇反螣徒會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子

曰元經之專斷蓋藴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藴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賓威曰旣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賓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子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亾又焉用續續補亾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奧子曰吉者[illegible]

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
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
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賢人
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
化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爲龍門隋屬絳
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
者爲誰止二子問之吾視其顙積如也重而不亢積重之貌亢昂也
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睫目曰瞬口敦如也閎而不張敦厚
閎深也鳳頸𩨗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

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泿驚拕旋而不懼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舍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多

動不可與久處心易躁吾願見僞靜詐儉者矯時爲眞靜儉者賈
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
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強矯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
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說所悅必以道
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
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
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
似之裳裳者華篇注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

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卽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耼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爲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日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易）子謂收曰我未見欲

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安附地人固安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注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兕之志也于以進物不

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荅云吾亦然實勉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

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爲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入直在其中與璋言讚易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
許誦禾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注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

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卽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生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當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爲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illegible]

王音服之無斁斁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己不如卽師之易

子而教易互也今亡矣亡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

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

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奉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己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

得也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卽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
貳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問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齒
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
十五爲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
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
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爲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
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鄙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

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易則玩神（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己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奧）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

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　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

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　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谷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　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于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邪吾獨柰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己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雖太訐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眾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襃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

（壽仁壽四年煬帝弑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簟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歉則爲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灕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

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漓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爲虛設邪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亾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澆朴不可歸哉當爲決澆漓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illegible]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illegible]

之義也言情之惑性如歧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賈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荅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屢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閑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閑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

都其中也都居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
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爲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
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
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
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天理也孟子盡
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
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
之人如父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

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貴敬也盥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問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邱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

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亾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失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茲譏當世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續詩有元經政化何以不興乎詩亾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

矣夫子何營營乎（嘆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于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總校楊文瑩分校

王彥起
許誦禾
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

關朗篇　　　　阮逸注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茲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亾乎情不亾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

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舍讓也古冉子爲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葢非冉子棄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殄行至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勑中書門下三品入閤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亾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

舉吾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為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為中代

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

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弒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亾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經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歸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

文中子曰動失

之繁靜失之寡不得中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以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恥自得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齒胄學古古之道也此周制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隳翾規反不知其政也隱者言放　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爲政之要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强本[illegible]國然棄禮義起兼幷爲苟且之道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　子曰政猛甯若恩先恩[illegible]臨之[illegible]

速甯若緩也（緩寬）獄繁甯若簡（簡滋彰）不臣主之際其猜也甯信（時竝讖）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此亡）裴晞闈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隱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

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得而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

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祖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蘄是蓑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蘄是蓑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蘄悲驕反蓑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眞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愼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眞帝也無蹈僞亂南北朝爲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

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爲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甯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終戒之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終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自中說之後

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玆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讜正出爲胡蘇令時杜淹爲御史大夫王凝爲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隸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時遂退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

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儲畜）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之室）子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

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茲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

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以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

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

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

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

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

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

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敎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竝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

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

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太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醑酒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

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亾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

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

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安敎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鄭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竝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

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敘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皋子荅陳尚書書　王福畤撰

東皋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皋自號東皋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

荅書其略曰亾兄昔與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亾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

抑天實未啟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皐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亾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

頭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
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
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
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旣發明
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
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
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
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
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九之

役勑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簀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卽齊建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游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

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甍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

兌上乾下䷪兌上離下䷰舍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

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

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亾乎朗曰何謂亾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亾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巳降天下無眞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

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亾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

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

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迥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

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筴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

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
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筴
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
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
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
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
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
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
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

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襍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亾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

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襍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亾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亾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

中之後不逹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
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
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
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
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平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

殂帝閽攸遐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
孫以爲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總校楊文瑩分校 王彥起
許誦禾 校

殂帝闇役遷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總校楊文瑩分校 王彥起 許誦禾 校

No. 3232
10